



乘勢出擊

一股隨北而上的電影潮流

——香港影視青年的未來

屹立在維港、迎着徐徐海風的那座金像獎銅像「星光榮耀」，如同香港影人的守望姿態，承載着港人的電影希望！

地大物博的中國內地，接近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之於香港，可謂海闊天空。在2002年全國落實「電影市場化體制改革」以及2003年中央與特區政府簽訂CEPA後，兩地電影人合作更趨緊密。相對地，合拍片對內地電影業的蓬勃發展，也一度猶如火車頭般起着重要作用。這一重要的里程碑，不僅讓電影這個文化產業看到了勃勃生機，更是那些迷茫中盼望從事電影業的年輕人的一座閃亮的燈塔。他們，終於看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陳儀雯

幾位北上香港影人對前景樂觀。

港人目前的優勢

香港電影形成產業早於內地，影人也在一代一代的傳承形成一種自覺，包括對成本的掌控、對拍攝周期的把握甚至對演員的要求，這在內地電影界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財富。內地電影的學院派當然是無需贅言的專業，但分得細，學一門是一門，而香港來說則比較野蠻生長，資深的電影人都是在實戰打磨出來的，幾乎個個都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有「一腳踢」的本事。



前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

對於合作上來講，是比較有利的。很多人都說香港的製片人比較有效率，因為我們暫時還有『國際化』的意識，這一點不能小覷。」

前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認為香港人在面對一個更龐大的市場時，絕對有屬於自己的位置：「香港人習慣了去面對『世界』，暫時來說，我們的年輕人相對來說世界觀仍然比較寬廣。」電影雖然是藝術，但仍然是一項集體化的工業程序，馮永覺得香港人在這套工業流程中有自己的優勢：「意識上來說，香港的電影人在管理上還是比較規範一些，這樣的『管理意識』在

在內地發展了一段時間，香港編劇家宏工作過一些地方，他覺得目前內地的影業正在蓬勃發展：「內地的劇組水平參差不齊，北京相對好一點。近南方這一邊，比如深圳，他們技術上是有進步的，但是大家面向的東西不一樣，他們會很歡迎香港人一起參與，也很喜歡香港製作技師，那種技巧的分別在哪呢？因為深圳現在多了拍網絡大電影，計算也是集中於網絡平台，但是香港一直以來就是在電影裡面做計算，做市場計算，怎樣做到最好，商業考慮在哪等等，懂得計算電影市場的香港製作人，是比較吃香的，所以會很受他們歡迎。」

並行不悖的兩地風格

坊間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聲音，認為合拍片扼殺了創作自由，香港導演北上後為了顧及內地觀眾口味和拍攝機制，犧牲了港產片的本土特色。位於深圳



香港電影作曲家協會創會會長韋啟良。

香港電影作曲家協會會長韋啟良很贊同這樣的說法：「中國內地是一個文化很興盛的地方，有民族、有文化，我們香港是什麼？有生活的地方。我們們在生活上一路美化

的影視基地「成功里」的創辦人凌建康不這樣看：「茶餐廳20年前在中國開的時候沒有人去嘗試，這幾年間我去到四川都能看見很多，它的口味和選擇是比香港更好、更多。為什麼香港只有乾炒牛河、揚州炒飯和凍檸茶？香港文化搬到內地以後，也將小時候吃的碗仔翅、咖喱魚蛋放進來，我找回從前的味道。香港做不到是因為地方小，但是回到內地，空間很大，它能將上世紀60到80年代一些失去的東西找回來。我覺得空間很大，甚至能感受到從前的味道。」

很多不同的東西，讓它們變成一種香港文化、香港味道。其實這種東西是香港融合的一種東西，所以說茶餐廳可以盛行，因為它真的有一種香港人的味道，還有香港的精神在裡面，還有就是香港有要求，而這種要求也可以感染不同的人，不但內地，外國人也被感染。」所謂的「香港文化」，早在三四十年前已經是一路流傳出去很多地方，「不但是東南亞甚至到歐美，其實我們的香港文化當時已經滲出了，許多地方的唐人街也是在那時候被香港人開發出來的。」

拍電影是給「地球人」看

事實上，在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上，香港電影與內地觀眾的口味，已經逐漸解決了一定程度的磨合，成為了一個更加具有廣泛意義的「大中華電影」。更進一步說，香港電影的融合發展，與堅守本土化發展本身並沒有什麼高低上下之分，也不是相煎相剋，而是並行不悖的。



劉曉虎同學並不覺得北上之路使香港電影被埋沒。

現時正在香港浸會大學學習導演的劉曉虎同學，並不覺得北上之路

使香港電影被埋沒，反而認為：「電影是一個圈子，要先入行得到機會創作，在有限的空間創作才是更大的挑戰。」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的陳學人教授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製作人，思想沒有界限之分，拍出來電影，都是可以給『地球人』看，所以香港的電影黃金時期，製作出很多精彩的電影和故事。」他鼓勵各位年輕人要思想開放，不要困在狹窄的思維而影響了創作。

成功前例鼓舞未來

事實上，香港電影業在這些年間，不斷湧入北上的市場，在看得見看不見的地方，為中國電影增光添彩，目前內地史上票房排第一《戰狼2》（57億人民幣），香港以女主角、武指、剪接、攝影的不同方式參與，功用確實不可小覷。



「成功里」創辦人凌建康。

凌建康說：「票房這個數字是一個鼓舞，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拍，是會有人看的。」他所在的影業公司，在過去一段時間投資了香港影人為主創作的三部作品，為北上的從業者提供了工作機會。由香港導演盧秋影創作的《真的你、假的我》作為網絡大電影，已經在日前通過審批，即將在內地的網站上

映，對此，盧秋影感到十分慶幸：「香港的電影比較熟悉一種語言，而這種語言就叫做國際語言。就是說香港拍的電影很多時候可以面對國際，也有例子就是成龍、周潤發、周星馳可以去國際平台創立。現在開了這五項，給多機會青年人進來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發展，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題材我一定是看着大灣區，因為大灣區有很多中國發展的題材，以前只有一種語言拍給內地人看，但是現在香港人可以有一班年輕人上來的時候，他們看着大灣區，我們夢想將中國的畫面帶去國際，可以將中國的一些發展理念還有環境是可以給到國際的人看的。」

逐漸遼闊的內地市場

如果說簡單的一句「地大物博」難以全面地形容內地市場的遼闊，那麼票房也能拿出來說話：據統計，2018年間，香港電影累積票房約9.2億，反觀中國內地，僅僅是一個廣東省深圳市，便有高達22.6億的票房記錄，是香港的兩倍有餘，這巨大的發展潛力，是黃金時代的香港人無法想像的。



導演盧秋影

盧秋影說：「剛剛回到內地工作的時候，他們換一個景是2至3個小

時。但是現在已經非常快，以前同一類型的電影可能一天只拍到兩個景，但是現在無論是交通、還是他們的效率，是想像不到的進步。因為在內地天天有戲拍，訓練多了速度自然快了，工作人員開始越來越清楚你要什麼，也知道怎樣給你更好的。」馮永先生認為市場絕對可以帶動工業，北上的影人們不約而同提出一句話：「電影是無國界的。」

導演的話：「講好故事」



《逆流大叔》是香港第一次拍攝的龍舟題材電影。



《春嬌救志明》劇照。

故事是電影的靈魂，彭浩翔、陳泳榮及曾國祥三位導演在早前的香港電影人對談講座上，各自對於香港電影目前的處境都提到同一點：先把故事講好。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老師文樹森表示認同，他說：「拍戲的期間遇到的困難並不是作品差的理由。」

早些年彭浩翔導演的電影《志明與春嬌》即便沒有上映，也被內地網友追捧喜愛，他從而踏上北上之路拍攝了續集《春嬌救志明》，這部電影以北京為背景，但依然講述了一堆香港男女的愛情故事。縱然是一部合拍片，但依然保留了足夠的香港味道，這種合作的方式令兩地的觀眾統統買賬。

彭浩翔導演說：「目前有很多年輕人掙扎要不要在寫故事之前去對需不需要還就合拍片的需求產生疑問，但事實上，這並不是寫一個故事的前提。」彭浩翔對年輕電影人及學生提到自己的經驗，得益於今時今日的技術發展，拍攝成本已經非常低廉，完全可以先行拍攝屬於自己的短片，將它作為自己的履歷呈現出來。他甚至覺得現在的大環境對於編劇來說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代，因為網絡小說的發展令許多故事可以曲線救國地生成劇本，從而走進電影行業。

陳泳榮導演對自己在拍攝《逆流大叔》時遇到的困難直言不諱：「這是香港第一次拍攝關於龍舟題材的電影，先並沒有作品可以借鑒，直到真正到了拍攝現場，才知道原來困難與麻煩重重。」但整個過程的艱辛並不影響成品的成功，《逆流大叔》在低迷的電影環境中仍然突圍而出。

曾國祥導演在改編內地著名作家安妮寶貝的故事並執導電影《七月與安生》後，已感覺自己「試水成功」，這部電影不僅在內地獲得了好口碑以及報收首5天便達到票房7,240萬元。觀眾很難相信，這一部對內地年輕男女的描述如此精準的電影，竟出自一位年輕的香港導演之手。他指出自己確實越來越了解內地市場，「內地市場很寬容，能夠讓香港導演有選擇的機會。」



《七月與安生》在內地票房口碑雙豐收。資料圖片